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好画家书画系

# 刘玲玲



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好画家书系

# 刘玲玲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好画家书系·刘玲玲/刘玲玲绘. —成都：四川美术出版社，2009.10

ISBN 978-7-5410-3297-4

I . 好… II . 刘… III . 油画—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 J22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184419号

**好画家书系 刘玲玲**

**Haohuajia Shuxi Liu Linlin**

刘玲玲绘

责任编辑/汪青青

装帧设计/二月书坊

图文编辑/陈旭 林墨白

责任校对/培贵 倪瑶

责任印制/曾晓峰

出版发行/四川出版集团 四川美术出版社

地 址/成都市三洞桥路12号 邮政编码: 610031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北京北方印刷厂

成品尺寸/203mm×150mm

印 张/6.8

字 数/100千字

图 片/105幅

版 次/2009年10月第1版

印 次/2009年10月第1次印刷

书 号/ISBN 978-7-5410-3297-4

定 价/68.0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印装错误，随时调换。



刘玲玲 1964年生于天津。1982年在北京海军部队服役。1986年就读于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1989年定居苏州。1992年出游俄罗斯（莫斯科、圣彼得堡）。1999年欧洲旅游。2001年出游乌克兰（克里米亚、基辅）。2004年出游四川阿坝、稻城、香格里拉。2005年出游乌克兰（克里米亚等）。2006年出游云南西双版纳、泸沽湖、拉萨、西藏珠峰大本营、山西云冈石窟。2007年出游敦煌石窟、炳灵寺石窟、麦积山石窟、龙门石窟。2008年出游柬埔寨、河南龙门石窟、巩义石窟、安阳殷墟。2009年出游尼泊尔、丽江。

## 给自己一个答案 /李小山

认识刘玲玲很多年后才知道，原来她是个不错的画家。我说画家这层意思需要加以解释，因为人们常常把画家分为“专业”的和“业余”两种。依此区分，“专业”的显然要比“业余”的门槛高、水准高。这是对的，毕竟喜欢画画的人实在太多了，多得不计其数。“业余”画家的身份与京剧“票友”以及运动场上的业余选手处在同一级别，即便是佼佼者，亦与真正的“专业”水准有距离。人们对“业余”画家抱有相对的宽容心，对其中画得好的人报之以叫好声，是很正常的事。

然而我想说，我看刘玲玲的作品之后，第一反应并没有把她归类于“业余”，相反，我认为她对画画的敏感，对如何把这种敏感加以表达的手法，已经超越了人们惯常的区分。换句话说，刘玲玲并非一般意义上的艺术爱好者，并非在“业余”时间里把艺术用来打发时光的“业余”画家。她以比较完整的画面告诉我们，一个喜欢画画的人，一个在画面上具备一定才华的人，通过长期的努力和积累，完全有可能达到比预想更高的境地，成为真正的画家。

让我有些奇怪的是，刘玲玲没有像其他非学院背景的艺术爱好者那样选择“国画”，而是拿起了油画笔，画起了与生态环境似乎相悖的油画。对于画画有体会的人都知道，选择什么样的画种将直接导致以后的结果。在现实中，无数少儿画展，老干部画展，千篇一律全是采用国画方式。其原因无须多作解释，宣纸、毛笔与我们的亲和力远远胜于画布和调色盘。特别是没有经过学院训练的人，对于色彩，对于实体，对于表达，油画的难度相对来说，大出了许多。

所以，在我第一次看到刘玲玲的作品时，有一种惊讶之感。我甚至不相信平时喜笑颜开、性格活泼开朗的刘玲玲能够沉下心来画这么多高质量的作品。至少说明一点，在我自己的观念里，仍存在着“专业”和“业余”的成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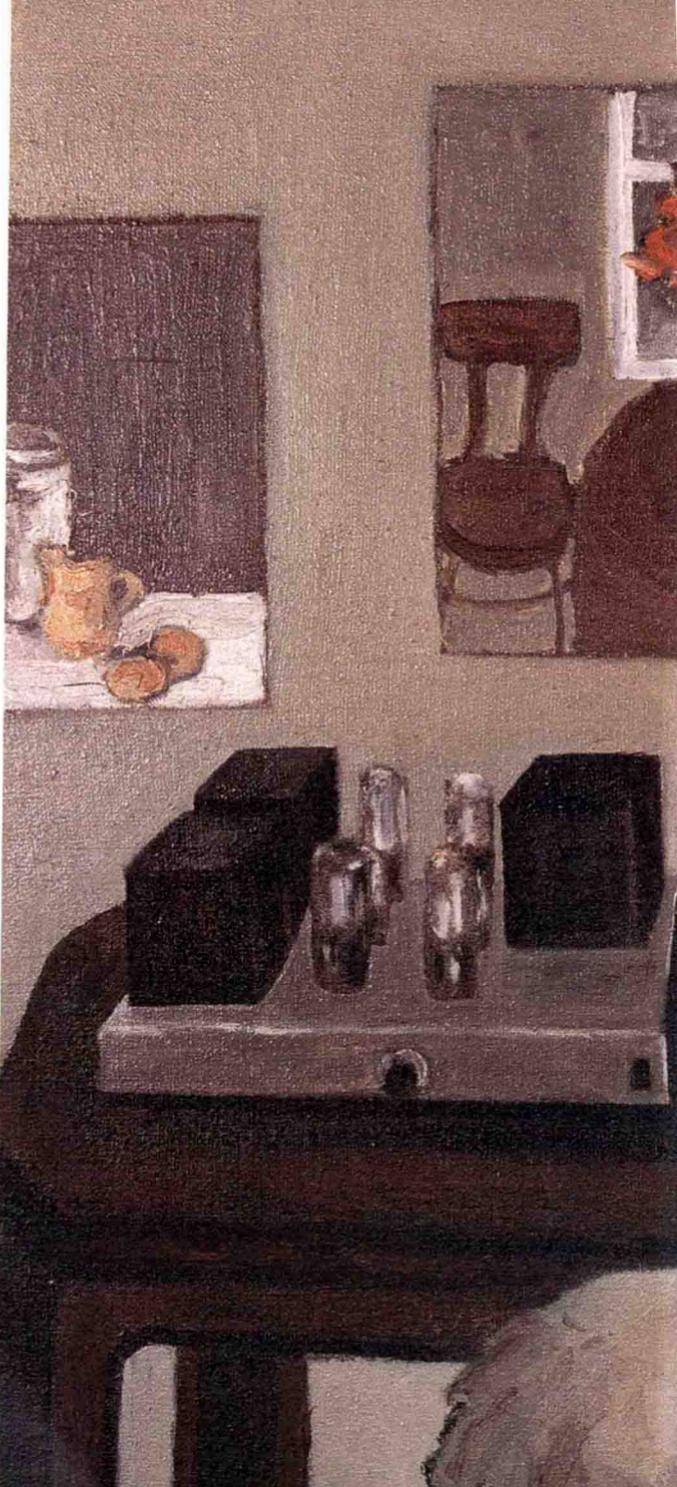
刘玲玲的画没有来自外部的约束，其意思是，她是在孤单一人的情况下，在缺乏参照的条件下，独自完善着自己个人梦想。这就是事物的两方面因素，一、她躲在自己小小的画画空间里，长年累月画她的画，没有交流，没有刺激，没有叫好，没有批评，造成某种自娱自乐的自由心态。二、这种自由心态又不知不觉地受到内部的瓦解，不知道自己画得究竟如何？是在进步还是原地踏步？内部的瓦解深刻地限制了她的信心和发挥，并成为像外部压力一样的自我约束，当自我约束到了一定程度，前进的步伐就随之而停。

接下来的问题是，刘玲玲是否还有再进一步的动力？这种动力来自什么？是的，对于她已有作品，怎么评说都可以，这只是她的第一站。尽管，我和我的一些朋友都报之以赞扬之声，但问题仍然存在。她应该如何更准确地造型，应该如何更精到地用色，应该如何更合理地安排画面等等，皆大有文章可做。

说到底，其实答案在刘玲玲自己那里，只有她自己能给自己一个满意的答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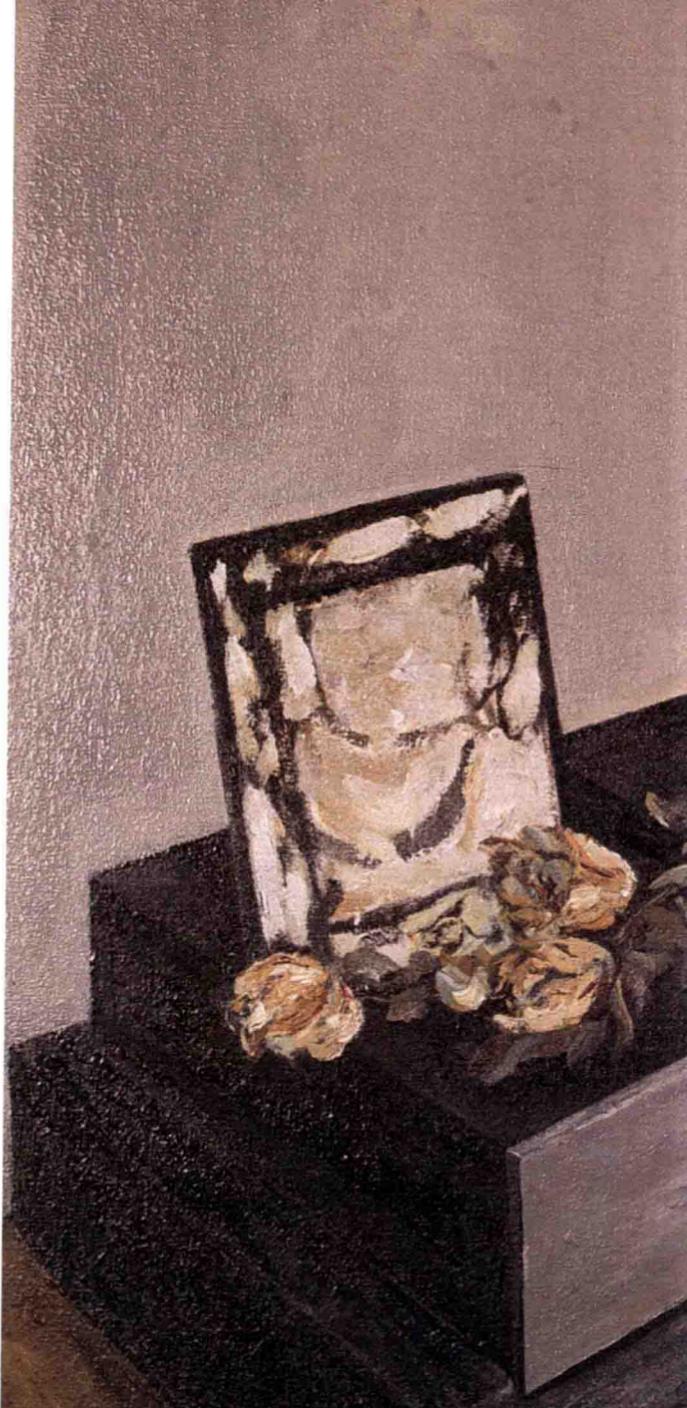
4 静物 51cm×61cm 布面油画 2001













画画对我来说是很偶然的事，几年前因为在家闲着没事可做，周围的朋友很多是美术界人士，就试图为我找个事情做，以便排遣生活中的寂寞，目的是不给老公添麻烦。在这之前我曾尝试着学做过很多的事，诸如学电脑，当时连电脑应用和编程都没有搞清楚，结果可想而知，后来也学过驾驶，在很少有私家车的年代也算是很时尚的了，可所有这些都不能让我持久地感兴趣，都以不了了之而告终。也许连自己都没有想到画画对我来说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让我在很短的时间内找到释放自己的途径，一发不可遏止地拿着画笔，从信手涂鸦到有了自己的想法，从漫无目的地模仿到有了自己的认同说我要什么，转眼几年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过去。有一天，朋友看到了我的画竟半晌没说话，起初说没有想到是我画的，之后又说没想到画得还行，我以为他是在鼓励我，唯恐我这次又坚持不下去了才这样说的，后来许多人都说不错，可我也不知道是怎么个不错法，但从此却有了很大的信心，觉得自己真的还不笨，还能做点什么，于是就兴致勃勃的一幅接一幅地画，竟坚持



到现在，而且依然是兴趣盎然孜孜不倦地坚持着，有一天，他们说应该出本书给自己做个小结，于是就有了出这本书的契机，杨春华老师说你要自己写篇东西，诸如绘画体会之类的，便又引出了这篇小序，可谓顺理成章吧。

说点什么呢？还是从偶然学画说起吧，对于一个仅满足于优裕的家庭生活，真的能过左手托鸟笼子右手端茶杯日子的人来说，我无疑是幸福的，可我偏偏享不了这个福，无所事事的日子几乎是不能忍受的，无聊、抑郁、委屈、自卑，不同的情感交织在一起，每时每刻折磨着自己的神经，以不同的姿态表现出来，出尔反尔喜怒无常，那几年人无聊得几乎人都要崩溃掉了。南京艺术学院的周一清、杨春华老师是我多年的朋友，他们说你来学画画吧，不在乎以后是否能怎么样，至少让自己有个事情做，就这么简单，我几乎没有考虑就去了南艺。在这之前我接触的绘画是非常有限的，要么是小时候跟在哥哥后面模仿着小人书画打鬼子端炮楼，样板戏里的人物铁梅，红色娘子军里的吴青华；要么是老公画国画时我在旁边捣乱画只猫，出几枝挂着猫爪似的梅花，仅此而已。开始的时候都不知道拿什么形容词才合适，反正是一塌糊涂，画得不上路也不对谱，难得周老师都无从教起，只能亲自上阵让我在旁边看，从素描到水彩从头教起，边画边讲要领，另外再拿本外国素描集说你看哪张好就临摹哪张吧，临了再针对问题讲。我的绘画生活就这么开始了，每天白天画一张素描，再临摹两到三张素描集上的画，有一天，毛焰到周老师家去玩儿，正巧看见我在临摹，就随口说她真的能画画，如果学的话。但当时我们谁也没当回事，我只是喜欢，只是为了给自己找个能干得下去的事做。那段时光现在想起来很充实也很幸福，每天早晨伴着周老师咖啡机磨豆的声音起床，三个人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聊天，漫无边际地什么都聊，从绘画到小说，从意大利歌剧到苏联的老民歌，可以从首饰聊到牛仔裤，从猫咪也可以聊到女人，从优雅时尚到世俗风情，什么都可以成为话题，很放松很惬意，之后是大家各自工作，周老师在他的北屋画室，杨老师在客厅，我在他们女儿的房间，大家各干各的事，没有冲突，但很有意思的是，周老师的画室里传出的是普契尼的歌剧，杨老师开的电视里是她都不知道放的是什么的电视剧，大家似乎没有听见别人的音乐，或者已经习惯了这种混合方式，晚饭前是彼此交流的时间，我会拿了作业让周老师看，也会出来看杨老师画的国画和刻的版画。晚上是他们家最热闹的时候，无论是老师还是学生，都喜欢到他们家做客，和气宽容的氛围可以无拘无束天南海北的聊侃，大放厥词后从不计较。那时许多人都没有在外面买房子，大家都非常方便地彼此来往，所以通常情况下晚上是不安排作业的，即使兴致来了也是在午夜人静的时候在房间里画一些，但这种时候我通常喜欢看些有关方面的书籍而不是画画。

即使再惬意的日子也是要告一段落的，我在杨老师家学画的日子持续了二十几天，但这短短的时间却改变了我生活的轨迹，让我迷恋上了绘画，更重要的是我因此而改变的人生态度是我一生受益

匪浅的收获，当然这是我若干年后才意识到的。我不仅喜欢上了绘画，而且还喜欢上了和绘画有关联的一切，过去我只是阅读单纯文学方面的书籍，只对泰戈尔和梁实秋有兴趣，但从那以后我还知道了拜占庭、哥特和巴洛克，知道了高更、劳特累克和高迪，虽然过去也知道文艺复兴，但都是概念上的词汇，从没有去深究，也没有系统地阅读过这类书籍，曾去过的地方都是走马观花，仅是从感官上喜欢某个地方而已，这也使我以后养成一种习惯，无论去哪里之前都会阅读一下有关介绍该地的书籍，有什么文化遗产或文物古迹，那段时间我把家里有关艺术类的书都重新拾起来阅读，无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也不在乎它是建筑的还是历史的，甚至还渴望遍访世界的博物馆和中国所有的古迹石窟，读书本身能够制造快乐，至少对我是这样。话又说远了，还是回到绘画上吧，从南艺回来，我在家起初是画些静物的素描，先是把家里的音响、鲜花和酒瓶烛台画了一番，之后就开始折腾起了颜料，不着边际地画，今天学几抹马蒂斯，明天又学毕加索，后天出点印象派，都是些浮躁的皮毛，和实物临摹的素描根本两回事儿，老公被整治得连假意的恭维都说不出了，于是也不再积极地提供画绷了，画了覆盖，再画再覆盖，以至于有些画现在还能看到曾经的底子里的另外一幅画。这种日子大概也持续了几个月，有一次去周老师家看到一幅猫的照片，是小虎和客客在他画室的桌子上，背景是南艺食堂的房顶。因为喜欢猫，我把这张照片讨回来，无意识地将它画了出来，完成后老公大大地夸奖，那恐怕就是我第一张像样的油画。

吧，对了，前面还有一幅也是猫的小画，是客客躲在窗帘后面的一幅，我实在是有猫缘，连画画都是从猫开始的。这以后我似乎知道了应该怎么画，但还没有明确地知道自己最适合画什么，直到有一天我找出了过去在基辅洞窟教堂拍的照片并把它画了下来，我非常喜欢那幅画，也许是因为那里有我对过去更多的回忆和眷念。不久之后老公把它挂了起来，江宏伟到我们家来玩儿时看到了，说透过这幅画看到了我快乐背后莫大的忧郁，我当时听了心里一下子升起了无限的感触，读画如读人，让他说中了画如其人，为了他的这句话，我把这幅画送给了他，是感激。

从那以后，我有点儿明白了想画什么，有个让我深藏在心里一触就痛的地方，留下无数的想念和遗憾的地方，经过多年的历练已经成为一种情结，甚至是抹不去的伤痕。上世纪90年代初的俄罗斯经济近乎停滞，萧条的市场上百姓的茫然与无奈，冬季阴霾的天空皑皑的白雪，教堂的钟声孤独寂寞，老人和妇女站在地铁口和跳蚤市场上兜售着自家的物品，潦倒的男人成了躺在路旁的酒鬼，一张皇家剧院全剧芭蕾舞《天鹅湖》的纪念演出票只有当时的一百多卢布，相当于人民币二十块左右，一个有着深厚文化底蕴的国家竟如此的不堪，不要说有爱国之心的俄罗斯人心痛，任何一个有文化和文明意识的人都会心痛，而我就正是在这样的时刻去了那里，并在那里生活了一年多的时间，和当时的俄罗斯人一样看不见将来，但又对将来寄予了太多的憧憬和希望，每天读书之余就是为生存努力，阴郁的天空伴着脚下化不尽的积雪，我滑倒在结冰的小路上却不舍得放掉双手平托着的一打鸡蛋！伴随着柴科夫斯基的音乐声，如泣如诉的天鹅是否也在诉说着俄罗斯当时面临着的诸多无奈和悲愤，那么有自尊的民族在那个年代沦落到了为生计而挣扎的境地，我们的老师为了她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致残的丈夫和两个未成年的女儿，每天只有一百多卢布的讲课费，为此一天要在几个学校间奔波，安娜，她是那么温文尔雅，朗读课文犹如在舞台上唱颂的诗歌，她的微笑让

人不相信她艰难的背景，和我们一起去大剧院看演出时她长裙曳地，优雅美丽……与此同时莫斯科观众竭尽所能的盛装出席和无数的掌声无数的鲜花也让我看到了俄罗斯人尊重艺术和尊重艺术家的一面，潜在的告诉我人的尊严，物质支撑固然不可缺少，但并不说明它始终能主宰内心的一切，至少我在那里看到的是这样，看到这个民族内心的顽强。我喜欢吉他阵阵的阿尔巴特大街，喜欢夕阳笼罩下的涅瓦河和古老肃穆的洞窟教堂，热爱克里米亚湛蓝的海水和灿烂的阳光。尽管时光流逝了很多年，但那些辉煌建筑所透露的文化气息甚至连同那些年久失修米白色斑驳的墙壁和蓝绿色的金属瓦顶甚至断壁残垣的古卫城都时常会从脑海里闪过，如颠簸的汽车轮胎碾过里沃夫光滑的石子路般一次次覆盖出深深的印痕，至今回想起来都历历在目，令人难以忘怀，久久挥抹不去，以至于去年俄罗斯国家芭蕾舞团来中国访问演出时，我连续看了两场同剧目的《天鹅湖》，激动得难以自持，热泪盈眶！

在我的绘画题材里除了俄罗斯，大多还有意大利，我旅游曾经到过的地方，她有着南欧独有的风情，伴随着历经无数改朝换代的统治也同样留给她多样的文化和文明的沉积，透过地中海的海风领略到最多的还是罗马式中世纪的建筑风格，威尼斯在热情的情绪下流露出隐约的肃穆，黑色翘首的贡多拉寂静无声地穿行在水巷间，神秘而隐蔽，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中世纪骑士倏然闪进厚重的木门时留在缝隙中的斗篷角，同时那沿河的宫廷式建筑也会让人想到光怪陆离的化装舞会，尤其是黄昏夕阳下俯瞰佛罗伦萨的时候宗教的气氛是非常浓厚的。很难说清意大利和俄罗斯有什么相像的地方，但它们所传达的信息是一